

龙城三部曲

孙涛 著

龍城



龙 城 三 部 曲

龙 蚀

孙 涛 著

济 南 出 版 社

龙城三部曲·龙蚀

孙 涛 著

责任编辑:孙凤文

封面设计:李兆虬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张:12.25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629—058—3/I·13

定价:15.00 元

(总定价:45.0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到印刷厂调换)

内容提要

省报的大牌记者汪彬在赶赴龙城地区创建记者站的时候,的确没有想到会被灰溜溜地从龙城给赶出来。他的第一篇文章就写错了。主持工作的地委副书记黎卫国授意汪彬写一篇给工商局局长黄原生揉粉的文章,文章见报,汪彬竟然狠狠地打了黄原生的屁股。

造反起家的武怀义被停职了,黎卫国批示:一般派性问题;黄原生弄权敲诈,黎卫国提议:易地安排职务;冯旺才在学习会上的气话,黎卫国说:开除算了;小寨村在地图上不见了;龙城宾馆是个安乐窝,能吃、能拿,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古墓里的文物半夜里消失,却在海边小镇上被截获……汪彬的胆子太大了,揭开了一个沉重的黑盖子。

汪彬说:记者的笔不可以随便涂抹文章。面对老省委书记的责难,汪彬只身赴京,老总编悄悄打了几个电话。

对女儿的攀比,汪彬怒火冲天,但对社长和郑群的请托呢?卖淫女的泰然自若让汪彬震惊。在病床上,直笔老总程之笔感慨万千:有病得早治。

目 录

- 第一个楔子** 90年代初的一个盛夏，曾华和汪彬在省城车站广场碰到一个卖淫的小女孩。总编辑程之笔的不治之症，让汪彬感到意外
..... (1)
- 第 一 章** 70年代初，刚涉足新闻界的汪彬被发配到野狼坪。大雪封山，他被一位牧羊人相救。命运和机遇有时十分奇特和偶然
..... (17)
- 第 二 章** 80年代初，汪彬来到了龙城地区出任省报记者站站长，在地委机关大门口，他几乎被当作上访者拒之门外
..... (28)
- 第 三 章** 地委书记黎卫国一个人作东为汪彬接风。汪彬接受了报道任务，同时也结识了一位聪明的宾馆经理和漂亮的女服务员
..... (45)
- 第 四 章** 通讯组组长的手，突然变的不能写字了。直到汪彬见到胡六指本

	人，才渐渐明白了市委书记唐洪的真正用意	(61)
第 五 章	执法部门的权力能让人民币增加含金量。在工商局局长弄权敲诈的现场，却坐着一位准备为他歌功颂德的记者	(77)
第 六 章	从地图上消失的小寨村。整党学习会上的气功话题和一个老共产党员要退党的气话。专员的手球总是转来转去	(93)
第 七 章	记者的笔不是随意涂抹文章的机器。面对一桩桩事实，表扬稿结果写成了批评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时也很容易	(114)
第 八 章	“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党报的记者。”程之笔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和敲打编辑记者们。此时，也有人为汪彬的行为动了肝火	(131)
第 九 章	已经失去了生命同时也失去了威严的猴王，在血泊中静静地躺着，黎卫国默默地望着这如人一般的生灵。记者站开始变的热闹了	(149)

第 十 章	汪彬想到了沉痾难医的那句古话。可是，将来当人们回头看自己曾经生过的病时，新的疾病可能正在向人们挑战呢	(165)
第二个楔子	消灭了过去的病毒并不等于也消灭了未来的病毒。也许还会长出新的瘤子，但不能因为割掉了还会长，便拒绝去割掉已经长出的瘤子	(183)
第 十 一 章	《他为什么“退党”》的文章让地委书记十分生气。分别时，地委书记没有送汪彬，汪彬也没有主动去和他握手道别	(196)
第 十 二 章	高级酒宴上客人全来赴宴却一个也没有吃饭。汪彬给许保山复述了一个记者的故事，小饭店的饭不好两人却吃得有滋有味	(211)
第 十 三 章	激荡起的浪潮渐渐使水面下的泥沙涌动起来，混杂于其中的虾们鱼们龙们，也一个个不再掩饰自己，由暗暗相争变成了公开相斗	(227)
第 十 四 章	一个老干部的悲凉故事。汪彬突然觉得面前的这位老头子很可	

	怜。可对这位老头子的那些道理， 他又找不到否定的理由	(243)
第十五章	一个拙劣的阴谋和一次不成功的 常委会。在一阵锣鼓声和鞭炮声 中，汪彬望着两面锦旗，眼睛渐 渐湿润了	(259)
第十六章	有男人而没丈夫的漂亮女服务员， 意想不到地得到了一个男人的帮 助。一座古墓的墓碑，让两个文 化人进行着颇费心思的推理	(276)
第十七章	黎卫国是从一个副县长开始了文 革十年中的升迁的。这是历史。历 史又必将每个人定位在一定的位 置上。现今的阴谋也是历史的延 续	(296)
第十八章	汪彬没有落入陷阱纯属偶然。正 如暴风雨不能长久肆虐一般，制 造陷阱的人迟早要被正义戳穿阴 谋，却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311)
第十九章	省委书记批评了省报，而省报总 编却没有批评给他惹来麻烦的记 者站站长。在妻子和女儿的鼾声 中，汪彬连夜写成了一份汇报提	

	纳	 (329)
第二十章	武死战，文死谏。不为官，只为民。想到这里汪彬便认定不找省委书记汇报就是失职。在龙城地区，一个故事渐渐完结了	 (343)
遥远的尾声	在与病魔的抗争中，程老总悟出了有病得早治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365)

第一个楔子

90年代初的一个盛夏，曾华和汪彬在省城车站广场碰到一个卖淫的小女孩。总编辑程之笔的不治之症，让汪彬感到意外

90年代初的一个盛夏。

在龙城市，一个公安局的局长，因为他的儿子在学校常欺负同学，有个受过他儿子欺负的学生，就给公安局长打了一个匿名电话，局长便派人将打电话的学生抓去毒打，非要让其交待出一个“后台”不可。这个学生被打得忍耐不住，想来想去，只有说出一个“后台”来免遭毒打。于是便将他的一位老师说成了此事的“后台”。这位老师是市里有名的模范，依这个学生的想法，把这位老师说成“后台”，公安局也不敢动这位老师的。没想到公安局长却一下子便将这位老师抓了起来，且指使人轮番毒打，终生致残。这位在龙城市教育界享有盛誉的人民教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非法拘禁在秘密场所了。这事儿终于激起了公愤，市里便有人四处投书，要为这位教师讨回个公道。全市师生发起联合签名，到法院状告公安局局长，要求惩处凶手。此事通过各种渠道，立即传进了省城。

龙城市的作家曾华，听到此事后，放下手里正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立即开始调查采访此事，决计配合新闻界，写一篇报告文学。这时，省报老总编程之笔也派记者汪彬赶到了龙城，于是，曾华便和他的这位老同学一道，与地区通讯组的组长许保山，没日没夜地连续工作起来。

可以说，曾华和许保山全不相信在龙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

是汪彬，在来到龙城以前，也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省公安厅的调查组几乎与汪彬同时到达龙城，案件很快真相大白。汪彬牵头，曾华和许保山配合，三人加班写出了由汪彬署名的一篇调查纪实：《龙城市非法拘禁案留给我们的思考》。三人在最后定稿时，曾华对汪彬和许保山说：“这篇文章中其实并没有写出什么思考，只是将此案作了全面详尽的记述。”汪彬说，“我是想把思考留给读者，再说，这是新闻通讯，文字也不能太长。”话是这么说，可他也明白，对这件事的深层次思考，他们这篇报道确实没有写出来。这期间，许保山还透露了一个情况，说这个公安局局长的儿子，就在龙城市某中学上学，每天上学下学，老子的小车车接送，特殊得很。许保山说他几个月前曾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警惕现代衙内在我们的社会中滋生》，文章中就举了这个学生的例子，寄到省报了，可是一直没有发出来。许保山说那稿子要是发出来，或许还会让这位公安局局长引起一些警惕。许保山甚至责问汪彬，是不是老总程之笔年龄大了，胆子也小了，对批评报道也就能不搞就不搞了呢？汪彬不知道这篇稿子被谁压住了，他无法向这位地区通讯组组长做更多的解释。许多年前，许保山就结识了省报的记者汪彬，后来，又结识了从基层调入龙城市文联的专业作家曾华。在他眼中，这两位全是业务上比他强的老大哥，对他俩关于稿子的话，许保山无法表态。汪彬要急着赶回省城，想立刻能见到程老总，听听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再加班将文章修改上一遍，好立即见报。而曾华也想为写好自己的报告文学，了解一下省城各界的态度，同时结识一下蜚声全省新闻界的老前辈程之笔，便决定和汪彬结伴来省城。

许多年以前，汪彬曾在龙城地区担任过省报驻龙城记者站站长。那时，曾华还没有调回龙城。离开大学时，两人都是毛头小伙子，可现在全是两鬓出现斑白的人了。这十多天来，曾华和汪彬一直陷在紧张的工作中，两颗沉重的心，并没有因为写完了这篇报道

而变得轻松下来。一路上，两人有说不完的话，总觉得那位教师的悲剧，应该换来的东西太多，而这些东西能否换来，并不是他们的一篇报道或一篇报告文学可以思考出来的。即便能思考到一点皮毛，解决社会上的腐败也绝非是可以立杆见影的事情。直到车内的其他客人向他俩提出，是不是说话声可以小一些，他俩才意识到坐的是夜行班车，乘客们全在闭目养神或打瞌睡。

黎明时分，两人来到了省城。

省城刚刚在黎明中苏醒。曾华和汪彬甩掉了瞌睡，走出了长途汽车站。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相邻，车站外的广场上，在黎明的曙光中，拥挤的人群好像没有经过夜的折磨，一个个活跃得很。此时，他俩伸伸懒腰，想抖落这些天积起的疲劳，然而身上积累起来的困乏并没有完全消退。直到随着人流走出长途汽车站，来到因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而永远热闹的站外广场，噪杂的人群才将他俩从遥远的龙城市实实在在地拉回到了更加繁华的省城。

曾华和汪彬都只是拎着一个公文包，是最轻装的乘客。围在出站口外面的出租车司机和为旅馆拉客的人们，并不因为他俩的行装轻简而轻易放他俩过去，一个个围着他俩，请他俩坐出租，邀他俩住旅店，且喋喋不休地介绍自己的出租车车好，价低，介绍自己的旅馆位置近便床位便宜。起先汪彬还向他们点头，先说声谢谢，再说自个有车来接，不住店，但打发走一拨便又有一拨围上来，两人实在觉得有些烦了，索性再不理这些兜揽生意的主儿，昂头往广场边走。

这一招灵验，渐渐地没人再打扰他俩了。汪彬来到了停车线划定的停车场，举目四望，没有找到来接他的小车。

“你说的那小车不会不来吧？”曾华问。

汪彬摇摇头。在报社，汪彬是受总编程之笔亲自调动的机动记者。程之笔有“直笔老总”的美称，在省报几位名气很大的机动记者中，汪彬又是最受老总器重的一位。凡总编安排汪彬外出采访，总

要让自己的小车送他到火车站或者长途汽车站。汪彬完成采访任务后，只要给总编挂个电话，说明自己坐哪次车回省城，再不用多说别的话，程之笔自会安排司机按时恭候，将汪彬接回报社。

正是这种多年的习惯，养成了汪彬的定势思维。

汪彬抬腕看看手表，决定再等一等。

“二位先生刚下车辛苦啦！”

这着意向广东话学习的甜甜的声音，不由得让汪彬和曾华循声望去，只见一位描眉画黛、将两个眼睑涂得又黑又青的小姐，穿一身短短的连衣裙，如一朵云，向他俩飘来。

汪彬断定这是那种操卖淫生涯的女人。再瞄她一眼，身材不错，脸蛋也还算俊俏，年龄嘛，比自己那个正准备考大学的女儿也大不了多少。天晓得她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干上这种事儿。汪彬想躲开，不料那小姐走到他身边，且伸手挽住他的一只手臂，另一只手臂就去挽曾华，却被曾华躲开了。

于是就有一股浓浓的香水味儿弥漫在汪彬和曾华的嗅觉之中。

反正小车还没来，反正还得等一阵子，汪彬决定对这位小姐进行一番临时采访。当记者多年，他养成了在不同的场合，对他想了解的人进行对方不易觉察的采访的习惯。

汪彬任这位小姐挽着他的手臂，只是身子略闪动一下，没让这位小姐整个身子倚住自己。随即，他又轻轻地从这位小姐的手臂中抽出自己的手臂，同时问道：“你怎么找我呀？”

一旁的曾华就笑，“她是看你像个大款呀。”

那女孩瞅一眼曾华，笑一笑，又将笑容递给汪彬，“我是找你们两位啦，两位先生是有身份的人啦！我能看得出来！”

她继续用着意学来的广东口音回答着汪彬的问话。自从广东的经济发展在国内率先崛起之后，广东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风靡在各种社交场合。不过，汪彬和曾华听得出来，这位小姐的广东话

说得整脚，除了那个故意挑起音调的“啦”字，其他的发音还露出了这个城市本地土话的原音。

“你怎么就断定我俩是有身份的人呀？我俩怎么就不是个打工的流浪的或者是个小干部小职员呢？你说说看，看我俩究竟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呀？”

汪彬问这话时，语气很有要和这位小姐调侃一阵子的味道。他明白，要是语气太生硬的话，要么把人家吓走，要么人家认定你不是个打野食的主儿，也要和你拜拜的。

那小姐果然嘻嘻笑了，说：“你俩这么大年纪，不打的士，一定是来这儿等专车来接啦。有专车来接的人，不是大老板也是个大干部啦。”

汪彬倒真不得不在心中认同她的推理。两个从火车站出来的旅客，不去公共汽车站等早班公共汽车，也不打的士，站在这儿，一定是等专车来接；有专车来接的人，一定是大老板或者大干部了。再加上他两个人的年龄这个条件，这小姐的判断倒是有道理呢！

“可我们是两个人呀。”曾华故意说。

“两个人怕什么呀？我可以将你们两位先生全伺候得很舒服啦！”

那女孩子说这话时一本正经。

曾华问：“你怎么这么早就干这种事呀？”

“我要是晚上有客，还用早起吗？不过，早上的生意对你们好处多啦。反正你们的司机来晚了，找个地方，我陪您二位歇一歇，玩一玩，再回家或者去上班，没有人能知道啦。”

那小姐又冲汪彬和曾华各自送上了一片笑容，且不断提到了要找他俩的正题。

汪彬笑着看了一眼曾华。

曾华笑着又问那小姐：“你干这种事儿几年了？就不怕生病？”小姐脸上绽开了笑容说，你这位先生不是怕我生病，是怕我有

病传染给先生啦。请先生放心啦，我的客人，价钱上可以还价，但一律得听我的话，准备好的避孕套，那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啦！”

汪彬望着小姐，难过地摇摇头。

曾华便开玩笑说：“你瞧瞧，我们老板不同意，我当秘书的，这种事儿做不了主呀。”

小姐当真了，又去缠汪彬，“我才二十二岁，这位先生是不是嫌我不漂亮呀？我可以将先生伺候得很舒服啦。先生你是老板，我就让你一个人舒服好啦！先生就给个价，跟我走吧，我在宾馆有包房，方便得很啦！”

“可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儿呢？”

汪彬责问她，且用两眼盯住了她的两只眼睛，在那两只长得还算漂亮的眸子里，竟然没有丝毫的羞涩。

“我说先生，你要想问啥，先跟我上了床再问好不好呀？咱们的生意，你究竟想不想做呀？”小姐显然急了，说话的声调也一下子全没了广东味儿。

“不做生意就不能聊聊？”曾华插话说。

曾华这话最后激怒了小姐，小姐狠狠瞪了他一眼，说：“做不成生意，谁有功夫陪你们站在这大马路上闲聊！”

如一朵云，那小姐从汪彬和曾华身边飘走了。

“真是一次失败的采访。”汪彬对曾华说。

曾华说：“怎么大清早就有揽这种皮肉生意的？”

汪彬说：“内伤，可怕的内伤呀！”

曾华点点头说：“这种内伤还好治，我们惩治一个半个这样的小女孩也不难，可要想治好党内和社会上的内伤，难呀！大内伤好了，这些小病才好治。”汪彬突然便连声叫好，“不管是龙城冤案，还是刚才的这位小女孩，你刚才的话，就是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呀！”

曾华便笑，说：“大清早的，咱俩站在这里装啥深沉呀？你那车呢？”

汪彬抬腕看看手表，一时说不清出了啥变故。十多分钟过去了，程老总的小车怎么还不来呢？莫非程老总不知道我要回来？

形成惯性的直线思维一拐弯儿，思路立即就打开了，思路一打开，汪彬便发现自己犯了一个经验主义的错误。前天他订好车票后，就给报社挂回来一个电话。程总编办公室的电话一直没人接，他就请报社总机帮他转告一下程老总，总机的女话务员听出他是汪彬，便告诉他说程老总病了，又问他，是不是把电话给总编办公室主任接过去？汪彬本想说声算了，转念又想，既然程老总病了，工作的事儿，还是给总编办公室主任说一说好。心中还惦着程老总的病，就问话务员程总编是什么病，话务员说她也不清，只是听说程总编在省中心医院住院了，又追问汪彬，是不是把电话给总编办公室主任接过去？汪彬只好不再询问，等总机接通了总编办公室主任的电话，汪彬开口就问：“程总编怎么样了？”不料总编办公室主任却对他说：“有啥事你就跟我说吧！”他只好说已经完成了采访任务，车票也已经订好，还想说一说这篇稿子的内容，总编办公室主任却在连声说了几个“那好那好”以后，对他说：“其他事儿你回来再汇报。”不等他再说什么，就放下了电话。

程老总可绝不是这样。

每次下去采访完，给程老总打电话时，程之笔总要让汪彬先把事实给他讲一讲，要求把所有的事实全弄清楚，不满意的地方，还要叮嘱汪彬再采访核实一下，再修改润色一下，要不就再换一个角度重写。汪彬是报社的老记者了，许多年来程老总就这样要求他，对这种要求，汪彬早已变成了一种自觉的工作习惯。

“程老总并不知道我要回来，他怎么能派司机来接我呢？”

想到这里，汪彬就笑自己糊涂。笑自己怎么能呆呆地站在这儿犯傻。他拉了一把曾华，说：“坏了，车不会来了。”

曾华说：“你不是说好有车的吗？怎么？是对我吹下牛皮免不了现了，是不是？”

汪彬连连摇头说：“怪我，怪我，这一趟去龙城，都闹的我头大了。”

接着他对曾华说起了在龙城给报社打电话的事儿。

“程老总究竟是什么病？怎么还得住院治疗呢？”曾华问。

汪彬无言以对。

十多天前，是程老总亲自安排他去进行这次采访的，那时，程老总并没说自己有病要住院治疗的话。

汪彬不再等什么小车了，急步走向一辆出租轿车，和曾华钻进去。他已经拿定主意，先回家去，问问妻子胡萍，看程老总得了什么病。胡萍是省中心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报社的人们去医院看病，常常通过她的关系找医生开点好药。程老总住院的事，妻子一定知道的。现在才6点40分，一刻钟足可到家。也就是说，7点前就可和曾华回到家，他的妻子一般7点半才出门去上班的，他有充分的时间问清程老总的病情。然后，吃罢早点再陪曾华安排活动。

然而，汪彬没想到自己的判断完全错了。

他在家中没有见到妻子，也没有见到女儿。在没有收拾的餐桌上，他看到了两根剩下的油条，还有一张白纸，上面有妻子和女儿的留言。

妻子写道：

女儿：早饭做好了，你热一热再吃。我今天有个大手术，得早些上班，7点钟闹钟会叫醒你的。中午我如果下不了手术台，你回来自己做饭吃，不要等我了。妈妈。

女儿在下面写道：

妈妈：闹钟不准，7点一刻了才响。不用问，你又给我买了个伪